



人间 陪一只蚂蚁去散步

马国兴 吕双喜 主编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

陪一只蚂蚁去散步

郑州大学出版社
郑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人间·陪一只蚂蚁去散步/马国兴,吕双喜主编. —郑州:
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9.2
(小小说美文馆)
ISBN 978-7-5645-5987-8

I. ①人… II. ①马…②吕… III. ①小小说-小说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6839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邮政编码:450052

出版人:张功员

发行部电话:0371-66658405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710 mm×1 010 mm 1/16

印张:10

字数:146 千字

版次:2019 年 2 月第 1 版

印次: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645-5987-8 定价:2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编委名单

总策划 任晓燕

主 编 马国兴 吕双喜

副主编 王彦艳 郜 毅

编 委 马 骊 牛桂玲 胡红影 李锦霞

段 明 孙文然 丁爱红 郑 静

付 强 连俊超 郭 恒



序

任晓燕

“小小说美文馆”丛书这项出版工程，推举小小说作家，推出小小说作品，推广小小说文体，为进一步推动全民阅读工作常态化、规范化，提升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，共同建设书香社会，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纵观我国现代文学史，每一种文体的兴盛都有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。其中，传媒载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条件。如大型文学期刊之于中、短篇小说，报纸文化副刊之于散文、随笔。现代社会，传媒往往引导着阅读的时尚。

当代中国的小小说，也是如此。

仅仅在三十多年前，小小说对于读者来说，还是一个较为陌生的概念。在称谓上也五花八门，诸如微型小说、一分钟小说、超短篇小说、袖珍小说、千字小说、快餐小说、迷你小说等。当时，全国没有一家小小说专业报刊，小小说作品往往作为报刊的补白或点缀，难登大雅之堂。与之相对应，也没有专门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，大都属于散兵游勇式的业余创作。而全国性的文学评奖，更是从来就没有小小说的一席之地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1982年10月，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前身百花园杂志社，敢为天下先，在旗下的文学期刊《百花园》推出“小小说专号”，引起文学界的关注，受到读者的欢迎。此后，1985年1月，《小小说选刊》正式创刊；1990年1月，《百花园》改版为专发小小说的期刊。此外，百花园杂志社还多次举办小小说笔会、评奖等文学活动，先后创办小小说学会、函授学校等民间机构，不断推进小小说作家专集、作品选本等出版项目。

通过业界同仁多年不懈的努力，小小说已从点点泛绿到蔚然成林，以独立的姿态屹立于中国当代文坛，跻身“小说四大家族”，并进入鲁迅文学奖评选序列，在全国各地拥有逾千人的较为稳定的创作队伍，成为广大

读者喜闻乐见的文体。

小小说是新兴的文体，又有着古老的渊源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它与文学的起源密不可分：上古神话传说如《夸父逐日》《嫦娥奔月》《女娲补天》等，就具有小小说精炼、精美的叙事特征；春秋战国的诸子著述，不乏微型珍品；南朝刘义庆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堪称我国最早出现的小小说集；宋代人编撰的《太平广记》，可谓自汉代至宋初野史小小说的集大成著作；清代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，创立古典小小说的高峰；现代鲁迅的《一件小事》等，开启白话小小说兴盛的序幕。

近几十年来，小小说之所以大行其道，是与现代生活节奏合拍分不开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小小说是一种最具有读者意识的文体。同时，小小说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，根本原因在于展示出了宝贵的文学艺术价值。当代中国的小小说，继承了从古代神话到诸子寓言、从史传文学到笔记小说的叙事艺术传统，并与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学精神相通相融。比如对意象之美和境界之美的追求，就代表着中国文艺美学的主要传统，它是至高的，也是永恒的，也正是小小说艺术的自我要求。

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，不能以篇幅长短而论，最终还是看思想艺术上的成就。诸多优秀小小说作品，言近旨远，微言大义，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，其艺术含量和思想容量丝毫不逊于中、短篇小说。所以，小小说最能够、也最便于在读者心灵上打下烙印，原因就在于它的精炼和集中，常常呈现给读者引人入胜或发人深思的典型事件，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。小小说还是“留白的艺术”，把最大的想象空间留给读者，去回味、创造和补充。小小说对语言的要求很高，诗歌创作中的炼字炼意，对于小小说同样适用。

当代中国的小小说已形成气候，成为一种广阔的文学景观。今日，小小说已步入创作成熟期，以特有的艺术魅力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生活，也必将在文学史上留下自己的位置。在此，作为一位“小小说人”，我期望小小说作家像苍穹中的繁星那样，闪烁出五彩缤纷的个性之光。

（任晓燕，郑州小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，《百花园》《小小说选刊》总编辑。）

目录

归隐录	聂鑫森 001
雅集	聂鑫森 005
悄悄话和悄悄话	赵 新 010
走样儿	赵 新 013
为什么不种点儿东西	袁省梅 017
鞋匠李老歪	袁省梅 020
纸板	邓洪卫 023
等一个人	王 漱 027
眼睛	邓洪卫 030
断仇	相裕亭 034
借婚	相裕亭 038
落脚猪	万 芊 041
摸砖人	万 芊 044
老五	李德霞 047
送年糕	李德霞 050

继父凶	刘正权 053
后娘狠	刘正权 056
瞿家馒头	王春迪 059
陪一只蚂蚁去散步	宁 柏 062
李春生的恋爱史	郭震海 066
俩县长	李立泰 069
唐孝子	王琼华 072
折柳的少年	厉剑童 076
较量	高 军 080
太阳一族	何一飞 083
过马路	刘月潮 086
群山之巅	何君华 089
哥儿俩的队伍	孟宪岐 093
一块石头	于心亮 097
同学	陈小庆 100
圈养在心中的狼	游 睿 103
说谎者说	徐均生 106
您好,很高兴认识您	孙艳梅 109
刺眼	陈振林 112
吃素	立 夏 115
半爿包子铺	胡金洲 118
暖和	季 明 122

低血糖	田 枝 125
乡下文人	欧阳明 128
伞	青霉素 131
逝去的屋檐	汝荣兴 134
口红	付树霞 137
冬夜	高沧海 140
狗不叫	朱瑾洁 143
父亲的麦粒	许心龙 146

归隐录

聂鑫森

一个人辛辛苦苦工作几十载，鬓微雪，眼渐昏，到了花甲之年终于可以退休归隐，去含饴弄孙了，但那人对单位对专业对同事的眷恋之情，却又会变得更加浓酽。正如宋词中的名句所状：“去也终须去，住也如何住。”

湘楚市博物馆的古籍修复师沈君默，满六十岁的这一天，一上班就拿着退休申请报告，疾步走向馆长刘政和的办公室，似乎一刻也不想在这里驻停了。

沈君默个子不高，微胖，慈眉善目，满脸是笑，远看近看都像一尊佛。他不留胡须，下巴总是泛着青光，也不留头发，一年四季都是光头。他说搞古籍修复，图的是一个干净，以免工作时为掉落的一两根须发而分神。这辈子他修复过多少珍本、善本？数不清。无论古籍损坏到什么程度，他都能令其起死回生。

沈君默的爷爷和父亲都是干这个行当的，他从十八岁一直干到六十岁，整整四十二年。儿子沈小默从大学的历史系本科毕业后，特招进馆跟着他参拜师学艺，一眨眼也三十出头了。

沈君默有孙子，刚刚四岁。有人问：“你孙子长大了干什么？”

“还能干什么？干祖传的手艺。”

修复一本破损的古籍，就有十几道工序：拆解、编号、整理、补书、拆页、剪页、喷水、压平、捶书、装订……不光是补虫眼、溜口（补书口）这些很容易的活儿，难的是把经水浸后整本书粘在一起的古籍，如“旋风装”“蝴蝶装”等，经过特殊工艺处理，逐页分离修复，而且要修旧如旧，非高手不可为。

沈君默来到馆长室门前，正要举手叩门，门却忽然敞开，走出笑吟吟的刘政和：“沈先生，我等着你哩，请进！我托朋友从杭州买来的‘明前龙井’，已经给你沏上了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刘政和原供职于历史研究所，调到博物馆不到三个月。为人谦和，五车腹笥，而且不徇私情，全馆上下对他印象颇佳。前任馆长章扬升迁为文化局副局长，在刘政和上任几天后，忽然来馆里检查工作，顺带提出要借库存的古籍《归隐录》回去研究。刘政和立马回绝，说：“章局长，这是不行的，你可以到这里来读，但古本书是严禁外借的。你是从这里出去的，应该知道这个规矩，请海涵。”章扬哈哈一笑，说：“我是想试试你，果然坚持原则。”

沈君默与刘政和在一个古拙的茶几边坐下来，玻璃杯里的龙井茶飘出清雅的香气。

“沈先生，请尝尝。”

“好。嗯，不错，是正宗的龙井村那块地方的货色。”

“沈先生，我知道你口袋里肯定揣着退休的申请报告，可你不能走啊，我想延聘你一段日子。”

“唉，人老了，眼花了，干不动了。再说，馆里有我的学生、我的儿子，在修复古籍上可以独立操作了。”

“恕我直言，他们比你还差点儿火候。馆里有一大册本地前代名人写的《归隐录》，年代久远，水浸、虫蛀，不但粘连在一起，而且破损得厉害，难道你不想修复？”

沈君默摇摇头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不……想，想也是白想。”

刘政和解开中山装的领扣，喉结上下蠕动，目光变得锐亮，大声说：“我调查过，你曾向章扬提出过申请要修复这本古籍，他说这书没什么价值，不批准。还说，库里要修复的古籍多着哩，你为什么要单挑这本。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我不能说。”

“我现在来替你说。我在历史研究所厮混多年，读过不少书，尤其是有关乡邦历史的书。《归隐录》的作者，叫章道遵，字守真，清道光朝的吏部官员。官方史书上称他为能臣、廉吏，风头很健，五十四岁时，皇帝忽然下诏，允其多病之身告老还乡。他回乡后，意志消沉，关门谢客，写了这本《归隐录》，没有付梓刻印，只是聘人手抄了十本，故传世稀少，他是六十岁时辞世的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但在当时的野史中，也有人说到他任吏部要职时，暗中受贿，在老家置办田产、房产。但没有佐证的史料，所以他的形象依旧光彩照人。因章道遵是个真正的读书人，敬儒知耻，我揣测是不是《归隐录》中，有关于这方面的文字？”



“当然有！”沈君默默地站起来，大声说。

“你读过这本书？”



“我家有《归隐录》的半本残页，是我爷爷于新中国成立前收藏的，中间有数则写他忏悔平生有过的不洁言行，以及皇上对他的宽宥，让他体面地回乡养老。”

刘政和喝下一大口茶，拍了拍脑门儿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为什么章扬不让你修复此书，为什么我任职之初他要借此书回家研究。他虽未读过此书，但害怕书中有什么不利于先祖的文字。因为，章道遵是章扬的先祖，章扬曾写过文章力赞先祖的德行。”

“刘馆长，章扬的为尊者讳，可以理解。他的先祖却敢自揭其短，倒是令人钦佩。”

刘政嘴角漾出一丝冷笑，缓缓地说：“恕我直言，你也把我小看了。我想延聘你修复《归隐录》，你愿意吗？”

沈君默低头不语。

“你在想，博物馆隶属于文化局，章扬是分管我的领导，我定然不敢同意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原历史的真相，是我们的责任。文天祥《正气歌》说：‘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。’这种节操，我还是有的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有什么条件，请讲。”

“我没什么条件。我到退休年纪了，请批准；延聘多长时间，由你定。我照常上班，每月拿退休工资，不拿任何补贴。”

“我都依你。来，让我们以茶当酒，碰个杯，祝诸事顺吉！”

“好！我自个儿的《归隐录》，今天就是开篇第一章。”

半年过去了，《归隐录》已精心修复，又影印一百部准备分赠本市的档案局、历史研究所、图书馆及本省、外省的有关部门。为此，博物馆举行了隆重的新闻发布会，所请贵宾手中的请柬，都是刘政和用漂亮的小楷所书。

贵宾中只有章扬没有到场。

雅集

聂鑫森

冯楚声忽然收到一张梅红请帖，是县长汪晓廉派人送来的，请他到汪府去喝“头伏酒”，这使冯楚声多少有点意外。

在这座江南的古城，冯楚声可说是个名人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，旧学根底很厚实，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曲，无一不通，又在北京读过几年大学，中西合璧，本可以一展凌云之志。他却回到老家，做了一个县立中学的校长。一晃就做了十年。许多人为他惋惜，觉得这是大材小用，他却淡然一笑，说：“我为天下育英才，有什么可遗憾的？”

他善饮酒，酒量好，酒德也好。醉了，倒常吐出些好诗来，闻者无不击节赞赏。

他还有一癖，厌恶身上带钱、手上拿钱。每月发薪水，让校役领来，由校役安排他的生活所需（家里有一份祖产，无须他操心）。故而也闹出一些笑话来：有时一个人踱到酒楼，点几个爽口的菜，喝当地出产的“莲花白酒”，很是尽兴，待到付账时，方觉身上未带分文。他一笑，掏出金壳怀表交给堂倌：“当了！”当铺就在不远处，堂倌飞快地去当了钱来，抵了酒钱，还剩若干，他说：“给你去买件衣服！”第二天，再由校役带钱去把怀表赎回来。

他真是个雅人。



冯楚声还有件爱物，是一把纸折扇，一面是郑板桥画的风竹，一面是郑板桥写的“六分半书”，是祖父传下来的。夏秋之间，他手不离扇，或摇或不摇。凡看过这把扇子的，都说是一件精品，若质之于坊肆，价钱肯定昂贵。

冯楚声才三十五岁。

汪晓廉的家宴在古城是很有名气的。

汪晓廉年近花甲，年轻时是个风云人物，北洋时期做过参事，在官场混得很熟，但不是很得意。一年前，汪晓廉称年事渐高，思归故里，便通过各种门道，谋到故乡县长一职，于是带着历年积敛之家财，携眷南下，走马上任。

汪晓廉有个好厨子，叫朱三。朱三的样子很怪，三角眼，鼠须。他炒得一手好湘菜，刀工好，烹艺精，每一道菜都可以做得尽善尽美。朱三年纪不小了，曾经服侍过汪晓廉的父亲，很得老太爷的欢心。老太爷任过民国政府的要职，病逝时，朱三居然题过一副受人称道的挽联。那挽联是这样写的：“侍奉承欢忆当年，公子趋庭，我亦同尝甘苦味；治国烹饪非易事，先生去矣，谁识调和鼎鼐心。”评判的人，只两个字：切题。

汪府的家宴开得很频繁。办家宴的效果，一是笼络了人心，增进了情谊，大家都有个照应；二呢，汪晓廉并不蚀本，而且进项还不少。每次菜上了桌，酒过三巡，朱三便从厨房走出来，恭恭敬敬地问：“各位大人口味如何？”汪晓廉便介绍道：“都是朱三的手艺，过会儿我赏你。”赴宴的人都有身份，哪能让朱三白问这一句话？便纷纷从口袋里掏出赏钱来，十块二十块银圆，甚至拿出百元银票，极潇洒地赏给朱三。朱三便谢了，退下去。

朱三敢把赏钱私吞吗？不敢！客人去后，便全数交给汪晓廉，汪晓廉随手赏他两个大洋。

冯楚声捧着梅红帖子，看了好一阵，心想：他怎么会请我呢？至今为止，冯楚声和这位县长大人只有过一次碰面。

一月前，汪晓廉突然来校督察，对全体师生进行训话，无非是“敝人归还故里，立志刷新政治，兴办实业，发展文化，提倡新生活运动”之类，听得人头

皮发炸。而后，汪晓廉到校长室小憩。他一边品茗，一边夸奖冯楚声治校有方，一双眼睛却盯在冯楚声手中的扇子上。

“冯校长，可否借你的扇子一观？”

冯楚声点点头，把扇子递过去。

汪晓廉接过扇子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，连连称赞：“不错，是板桥真迹，好，好。老夫就没有这样的好东西。”

汪晓廉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睃着冯楚声。

冯楚声高兴起来，说：“是件好东西，祖上传下的。”

汪晓廉又恋恋不舍地看了一阵，才把扇子递给冯楚声，然后对随从高喊一声：“回县衙！”

冯楚声放下帖子，对校役说：“去给我订辆洋车，明天中午我去汪府喝‘头伏酒’。”

宴席设在一个傍着荷塘的凉榭里。

家人唱一个喏：“冯大人到！”

汪晓廉迎到阶边，一拱手，说：“冯校长赏光，老夫荣幸之至！”

接着，汪晓廉将冯楚声向先来的客人一一介绍。

冯楚声哪里记得住这些名字？只知道来的是本城的商会会长、钱庄老板、警察局局长、公路局局长、法官、律师……

女佣将“莲花白酒”斟入一只只杯子。

不一会儿，第一道菜上来了，是子姜炒叫鸡，黄黄的姜丝，红红的椒丝，间杂在嫩黄的鸡块之间，香得让人咂嘴。接着，又端上姜丝炖乳狗、白藕小烧肉、荷叶蒸鱼、辣子爆红鲤、清炒甲鱼块、苦瓜炒蛋、莲子羹、快熘肚尖、臭豆腐、太极图（黄鳝）……满满一桌子！

“来，各位大人，先干一杯，再尝尝朱三的手艺。”

头杯酒通通干了下去。

冯楚声尝了一块鸡，很嫩、很香、很脆，不错，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。



“冯校长，你是见过大场面的，怎么样？”

冯楚声冲着汪晓廉点点头，说：“神品！”

众人皆笑。

冯楚声把每道菜都尝了尝，都不错。他暗想：他汪县长好口福。

炖乳狗肥而不腻，荷叶蒸鱼别有一番清润，辣子爆红鲤辣中含甜，臭豆腐焦而不枯，太极图脆中含油……

酒过三巡。

朱三满脸是笑地走过来，说：“各位大人，可合口味？”

大家都叫好。

汪晓廉说：“朱三卖了力气，过下我有赏。”

商会会长是个大胖子，吃得满头是汗，叫道：“这‘头伏酒’吃得有意思，朱三，我赏你二十块大洋。”

朱三说：“您老看得起，朱三谢您了。”

大家都拿出了赏钱。

轮到冯楚声了，一摸口袋，没带钱——他从来不带钱——心便突突地跳起来。

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他。

冯楚声装作去掏手帕，又按按口袋，怀表都忘记带了！

汪晓廉随意地说：“来，大家喝酒，大家喝酒！”

众人都没有端杯子。

冯楚声哈哈一笑，站起来，对朱三道：“他们都赏你钱，我不赏钱，我赏你一样雅玩。听说你朱三也是读过些书的人，来，我赏你这把扇子，郑板桥的真迹！”

汪晓廉说：“冯校长赏得太重了。朱三，还不谢过冯大人！”

“谢冯大人！”

朱三接过扇子，朝大家点点头，说：“慢慢品尝。等大人们喝好了，我还